歷史與空間

# 為人修學的饒氏「三境界」

■左文

王國維在《人間詞話》說：「古今之成大事業、大學問者，必經過三種之境界：『昨夜西風凋碧樹。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』。此第一境也。『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為伊消得人憔悴。』此第二境也。『眾裡尋她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』。此第三境也。」王氏的「三境界」說自此風靡，並為後代學人不斷傳誦和援引。殊不知，饒宗頤先生也有自己的「三境界」說。

根據施議對先生編纂的《文學與神明——饒宗頤訪談錄》一書記載，饒氏「三境界」分別是：「漫芳菲獨賞，覓歡何極」為第一重境界。意為在孤獨裡思考和感悟，上下求索；「看夕陽西斜，林隙照人更綠」為第二重境界。所謂「日愈西下，則其影愈大」，儘管並非赫赫如中天之日，卻仍然不失其光輝。

饒先生認為這是一般人不願進入的一重境界，因為一般人的精神都向外表露，既經不起孤獨寂寞，又不肯讓光彩受掩蓋；只是注重外面的風光，而不注重內在修養。他們看不見林隙間的「綠」。其實，愈想暴露光彩，就愈是沒有光彩。「紅蓼尚佇，有浩蕩光風相候」為第三重境界。即無論如何都要相信，永遠會有一個美好的明天在等候自己，只有這樣才沒有煩惱，身心康泰。饒先生認為此境界旨在為眾人「指出向上一路」，永遠以積極向上的態度，培養自己富貴不能淫、威武不能屈、貧賤不能移的精神意志。

關於人生哲學，饒宗頤先生提出了自己的「安頓說」，他認為「一個人在世上，如何正確安頓好自己，這是十分要緊的」。這與海德格爾所謂的「人，當詩意地棲居」這一哲學命題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在《文學與神明》一書中，饒先生以王國維為例來論證自己的觀點。他認為王氏的兩種解脫辦法——暫時解脫和永久解脫，都未能解決人生的問題。他承認王國維是一位了不起的學問家，只可惜諸多方面條件尚不具備，未能真正超脫，其於做學問乃至詞學創造上之成就，也受到一定限制。首先，王氏只到過日本，未到西洋，未曾走入西方大教堂，不知道宗教的偉大。而且對於叔本華哲思，也不可能真正弄明白。這是閱歷的限制。其次，王氏對佛教未曾多下功夫，對道教也缺乏了解，不知道如何安頓自己。這是學識與修養的限制。所以，王氏做人、做學問，乃至論詞、填詞，都只能局限於人間。即專論人間，困在人間，永遠未能打開心中之死結。

因此，饒先生認為一個人在世上，如何正確安頓好自己，這是十分要緊的。他認為就這點而言，陶淵明比王國維要明白得多。因為陶淵明未死就為自己先寫下輓歌，以為「死去何所道，托體同山阿」，死了之後，自己能夠與山陵共存。由人生聯繫到山川大地，本身就已有所超越。他覺得王國維如果能夠在自己所做學問中，再加入「兩藏」——釋藏及道藏，也許能較為正確地安排好自己的位置。例如：朝代更替，在歷史長河中，不過是小小波瀾，算得了什麼？但是，王氏就是想不通，不知道如何於宇宙人生中去尋找自我。可惜的是，靜安先生已經聽不到他的建議了。

■饒宗頤先生身體力行，實踐個人理念。 資料圖片

那麼，到底如何才能安頓好自己呢？筆者認為，饒先生的回答可以提煉為三句話：

一曰「天人互益」。鑒於種種事實，先生對人類的未來其實懷有深刻的悲觀。因為人類自己總是製造各種仇恨和恐怖，變成物質的俘虜。而大自然也正在懲罰人類破壞所造成的惡果。他認為人類一切事業，都要以益人而不是損人作為出發點和歸宿。

一曰「物物而不物於物」。此句語出《莊子》，意為駕馭外物，而不為外物所驅使。終其一生，人都難免會受到外界「物」的誘惑，比如權力和色慾。饒先生提倡一種可以自主的人生，他一方面承認現代社會的人基本都離不開政治，都難免受政治的限制，但是「你要超越它，自己可以控制」。在將近一個世紀的人生中，先生始終沒有加官進爵，卻遊刃有餘、自成境界。

一曰「慈悲喜捨」。這是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前矗立的、饒先生親筆書寫的四個大字，蘊含着先生對人間的一片悲憫之心，他也始終以實際行動踐行着這一理念。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見證。2003年，饒先生將個人數十年來因勤於學術研究而積累的藏書，包括非常珍貴的古籍善本，以及180多件書畫作品，贈送給香港大學，該校饒宗頤學術館由此得以正式成立。時至今日，該館不僅已經成為香港大學著名的研究機構之一，也日漸成為全球漢學界的學術文化交流中心。對於國瘼民生，先生更是慈悲而喜捨：汶川大地震，先生當即捐款20萬港幣；青海玉樹地震，先生捐款10萬港幣；甘肅舟曲泥石流災害，先生將各界親朋饋贈的160萬元悉數捐出；書法作品拍得的數百萬元均悉數捐給了有關慈善組織……

2010年8月6日，溫家寶總理在中央文史研究館親切會見饒宗頤先生，饒先生將自己創作的《荷花圖》贈送給總理。這是一幅堪稱詩書畫三絕的畫作，一枝荷花出污泥而不染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形簡而神逸，更輔以饒先生以黃金加墨書寫的一首自作詞《一剪梅．花外神仙》：「荷葉田田水底天，看慣桑田，洗卻塵緣。閒隨穠艷共爭妍，風也倏然，雨也恬然。雨過風生動水蓮，筆下雲煙，花外神仙。畫中尋夢總無邊，攤破雲箋，題破濤箋。」此畫以荷為題，以詞為跋，寓意不言而喻：追求高潔如蓮的寶貴精神；褒揚臨危不懼、敢於迎接挑戰的氣魄；稱頌剛正不阿、風雨不倒的品質。「覓天地之正氣兮，惟夫子之高舉」——誠此之謂也！

作者簡介：左文，男，北京師範大學文學博士、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後。現爲國務院參事室新聞處處長、中國國學中心學術研究處處長、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藝術評論委員會專家委員、中國圖書評論學會理事、北京市作家協會會員。

字裡行間

■黃仲鳴

# 冷飯熱炒一倪匡

倪匡有新書面世，曰《倪匡新編》。倪匡寫作配額和酒的配額一樣，早已用罄，何來新作？市面上的《吾寫又寫》，只是他口述人家代筆，真個是再不握管了。那部所謂《新編》，一翻，就知是舊稿編輯而成。

在《序．冷飯熱炒》中，他說：「以寫作為業半世紀，出版了許多本書，這本，最特別。這本書，全是舊作，卻屬新編。編者加了許多圖片，還加了許多他人的評論，手法高明，本是冷飯，加料熱炒，新意遂生，讀者諸君，若有所得，也就不負編者的一番心思了。」

這書炒得確有心思，內分首輯訪談錄，第二輯「數風流人物」，倪氏執筆，說金庸，談蔡瀾，念黃霑，想古龍，憶三毛，此五人俱是倪匡老友，寫來別饒生趣，餘細談香江諸友，栩栩如生，絕不枯燥；另有專章談妹亦舒和險受電話騙案的歷程。附錄是名家談他，所謂名家，不過是陶傑和蔡瀾二人。

篇首有潘耀明的訪談，看後亦一爽，揭露了很多不為人知的內幕。如1963年他為《成報》寫稿，事先言明一日千二字，每一千字十元。《成報》經理說兩個月後付費。收錢時只得二百八十六個半。倪問原因，經理說：「我哋廣東人報紙有個規矩，刪去標點斷行，係咁多。」倪匡怒不可遏，腳踢經理枱，爆火爆粗：「你哋廣東人嘅報紙，使乜搵我呢個上海佬寫稿？以後唔叉寫！」

想像中，當年來港只六年的倪大哥，廣東話一定唔鹹唔淡，唔湯唔水，以上那番話出自他的口中，形象一定滑稽得很。其實，不僅那時的廣東報《成報》如此計算稿費，一些中原報紙一樣「刪標點斷行」；而《成報》惠以千字十元，當年亦云優待矣。不過，不寫《成報》也罷，在上海佬辦的報紙如《新報》、《明報》，倪大哥一寫就快速竄起，成為大作家了。《成報》走寶。

我出道時，在《明報》見過倪匡和三蘇的原稿，十分難睇；倪匡字如甲由，三蘇則如張天師畫符，字房每派專人執稿。這些「專人」雖然根基不弱，識字能力強，但怨氣亦多。「字條老闆」查先生作調人，出了張告示，指兩人的字潦草難辨，他已知曉云。此「示」隨即引來三蘇大發雷霆，查老闆極力安撫，火氣才平息。查問倪匡介意否，倪匡笑說：「唔會嬲，話你的字潦草，又唔係話你個人潦草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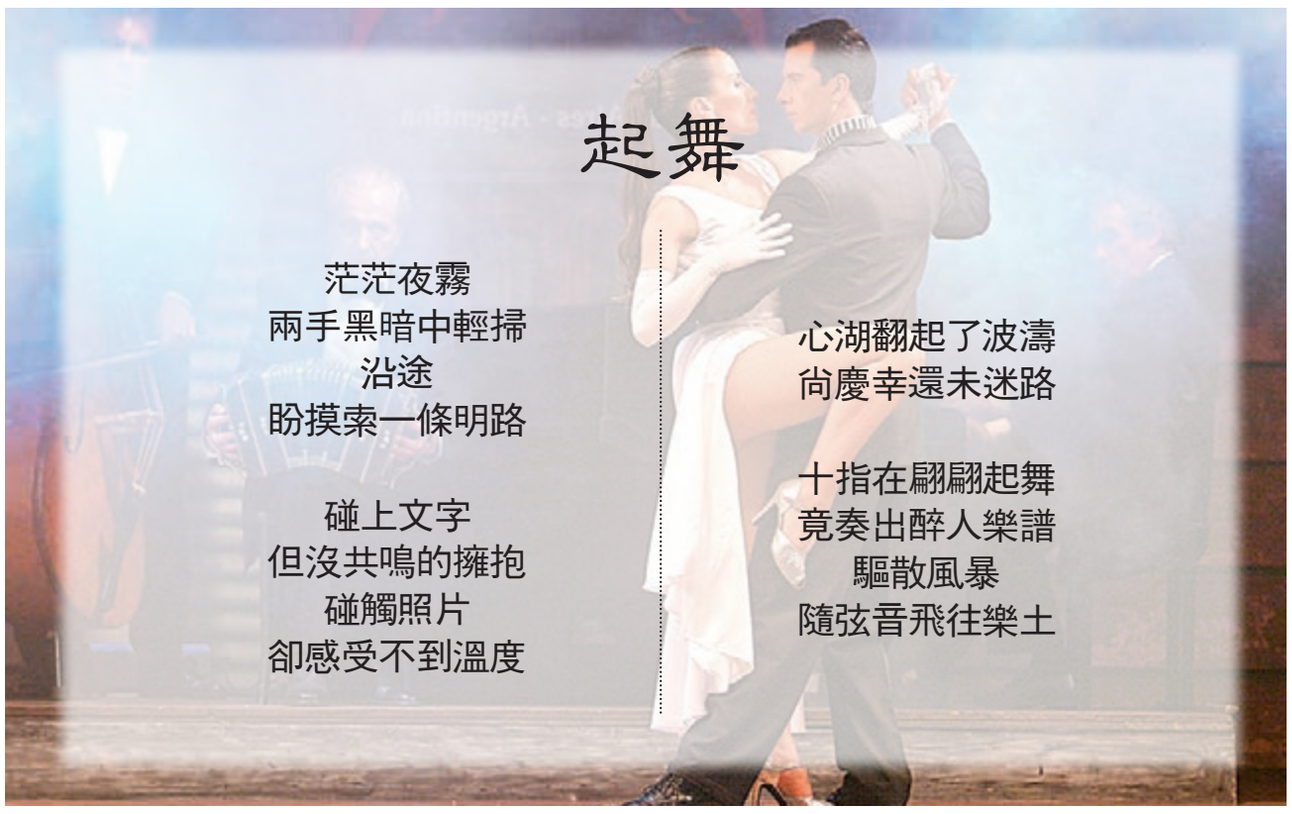
■這書的封面照甚為醒目傳神。 作者提供

倪匡為人豁達，凡事只哈哈一笑，哪有介懷之事？有者《成報》一事而已，唯今年已八旬，早已看淡名利情慾，正如本書封面一樣，捲書細讀過平生。

倪大哥雖以小說成名，但強調不及散文寫得好。這話只是他的「自言自語」，大多數的讀者都喜他的小說，緊張刺激，無悶場故也；如無衛斯理原振俠，他必定富不起來。

以前有人說「男看衛斯理，女看亦舒」，大哥封筆，妹子仍樂此不疲，時有新作；只苦了那些男的，看什麼才好？

詩詞偶拾



## 起舞

茫茫夜霧
兩手黑暗中輕掃
沿途
盼摸索一條明路

碰上文字
但沒共鳴的擁抱
碰觸照片
卻感受不到溫度

心湖翻起了波濤
尚慶幸還未迷路

十指在翩翩起舞
竟奏出醉人樂譜
驅散風暴
隨弦音飛往樂土

■星池

來鴻

# 兒子買了兩隻小鴨子

■蒲繼剛

春天來了，兒子所在的學校門口又有賣小鴨子的，兒子回到家中，又央求我，要買兩隻小鴨子來餵。

去年的春天，他就想買兩隻小鴨子，但我堅決不同意，一是那東西太吵，雖然是養在紙箱子裡，但不停地叫，吵得人心煩；二是我們住的房子太小，又住在三樓，怎麼能養鴨子呢？我知道小鴨子是非常可愛的，那黃黃的嘴，黃黃的腳，黃黃的絨毛，渾身都是暖洋洋的金黃色，如同一團春天開放的花朵，燃燒的希望。兒子想買兩隻小鴨子來養，只是想把小鴨子當寵物，當然也是童真的表現，但現實的條件卻不容許他養小鴨子。

我想起我小時候，想起我的老家那條清澈見底的小河。春天來了，河兩岸的豌豆花、蠶豆花開了，鋪天蓋地的油菜花怒放了，鴨農們開始養起新的一年的鴨子。那早春的小鴨子咿咿呀呀地叫着，和着春天的花香，與春天的氣息一起進入我們的眼簾、大腦，讓我們多麼欣喜。我還想起自己五六歲的時候，得了一場小兒百日咳，總不見好，到曾作為知識青年在農村插隊落戶的小姨那裡，找一個老中醫用針灸治病。小姨養了一群小鴨子。我扎完針灸後，就和小鴨子一起玩耍。我在小姨那裡住了半個多月，看着油菜花由盛而衰；看着小姨養的小鴨子由鵝黃變成灰色，變成淡白。那是多麼美好的日子，你會感覺到生命成長過程中的驚喜，感知生命的神奇！

而現在，我們住在被鋼筋、水泥與石塊切割的空間裡，與土地，與河流，與大自然離得那麼遠，這樣的地方，怎麼能養鴨子呢？兒子想買兩隻小鴨子來養，自然不能滿足他，這在我童年看來是輕而易舉的事情，現在卻那麼艱難。他們現在雖然不愁吃，不愁穿，也有許多人工製造的玩具供他們玩，但他們卻缺少在大自然中盡情的嬉戲、玩耍，缺少親近大自然的能力，更缺少親近大自然的條件。這是不是另一種「貧窮」呢？

買兩隻小鴨子來養，也許是兒子童年一個美好的夢想，雖然條件不具備，但我無法扼殺他這夢想。在兒子再三央求下，我終於同意他買兩隻小鴨子來養，但有幾個條件：第一，不能把小鴨子放在家裡養；第二，不能天天玩小鴨子，其他什麼都不管；第三……兒子不等我說完，就滿口答應下來，看來他只要先把小鴨子買回來，其他都可以答應、妥協。

中午一下班，我一開家裡的門，就聽見一陣陣小鴨子的叫聲。兒子臉上泛着興奮的紅暈，我一看紙箱子裡有兩隻金黃色毛絨絨的小鴨子在不停地叫，煞是可愛，怪不得兒子那麼興奮。我心中也一陣暖洋洋的，彷彿童年再現，但我馬上說道：「兒子，你首先就沒有遵守第一個承諾。」兒子哼哼唧唧的，半天說道：「爸爸，讓我先在家裡把小鴨子的窩整理好，再拿出去好嗎？」一看兒子這個樣，我說：「先可以在家裡放一會，但吃完飯後必須拿出去。」兒子答應了，但吃飯的時候，他吃一會，又跑去看一會小鴨子，又給小鴨子餵飯，讓人真是哭笑不得。

下午下班以後，兒子讓我帶着他到工廠的花園裡給小鴨子「放風」，在夕陽輝映下，兩隻金黃色小鴨子在春天的青草花叢中，與兒子一起奔跑，如同在放飛他的夢想……但沒想到，第二天的早晨，兒子到樓下煤棚放小鴨子的地方一看，已死了一隻小鴨子，另外一隻也奄奄一息，兒子傷心極了。太陽出來後，暖洋洋的，剩下的那隻小鴨子才慢慢活過來。我知道天氣乍暖還寒，另一隻也不好活，我讓兒子把小鴨子送給別人，他堅決不幹。沒事時，兒子就趴在紙箱子旁，與小鴨子一起玩耍，或是不停盯着。我知他怕那隻小鴨子也夭折了……

後來，又過了幾天，我看見好鄰居老石頭也買了幾隻鴨子，老石頭住在一樓，有一個一點點大的小院子，可以養一些小動物。我把兒子領到老石頭那裡，說兒子的那隻小鴨子的所有權還歸他，只是讓石爺爺幫助代養，他可以隨時來看，小鴨子長大後，也歸他所有，兒子才答應了。兒子想養小鴨子的夢想就這樣完結了，他更是失去養鴨子過程中的樂趣。生活就是這樣，他在成長過程中會慢慢明白這些道理……

生活點滴

■吳翼民

# 水鄉茶事

江南水鄉有好的茶葉、好的茶具、好的茶水、有好茶懂茶又閒暇的人，於是品茗飲茶成了人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環。所謂的「柴米油鹽醬醋茶」，把茶與米啊鹽啊並列一起，足見茶的重要。

江南水鄉的文人騷客與茶結緣，被譽為品茗雅集，茶的雅集多半與詩書畫曲相關聯。筆者孩提時常跟父親去蘇州園林感染這樣的風雅，譬如名園獅子林的水榭就天天有品茗曲會，許多世家子弟、遺老遺少來此吃喫茶點、賞賞書畫，拍拍曲子和唱唱開篇(唱昆曲和評彈開篇)。那時我開始對昆曲和評彈有了興趣，知道昆曲中的所謂「清曲」就是一笛橫吹，檀板輕敲，一人或數人擊節清唱；所謂的「同期」就是數人依戲文按角色坐着清唱，一折一折地唱，眼神手法都有所表達，只是不粉墨登場而已；所謂的「串戲」就是粉墨登場正式演出了，或取一折子、或來個全本，咿咿呀呀地演唱，還有鑼鼓配合，好不熱鬧，水榭成了整個園林的中心啦。用現在的行話，叫做票友飆戲。這樣的場面都與飲茶有關，茶如鏈子將其串聯了起來。

然則文人雅士品茗，只是江南水鄉茶事的一小角，面廣量大的是尋常百姓孵茶館喝茶的風景。那時不僅城裡有眾多的茶館，每個鄉鎮也無不設有幾座茶館。不管城裡還是鄉鎮的茶館，大抵都臨水而築，那是因為方便茶客乘船而來，也方便茶館取水和排水。尤其是鄉下的茶客，都從一座座村莊進城上鎮，必須循水路搖櫓撐篙行船而來，捎上農副產品趕早市做買賣，而後就孵茶館交流新聞、行情和生活經驗，就在茶館吃點心，吃飽點心灌足了水，日上三竿方始悠悠打歸棹回鄉下。城裡或鎮上的老茶客，多半是消閒來的，喝着釅茶、吃着點心，漫無邊際神聊。

茶館裡亂哄哄的，什麼新聞都能聽到，好些是野狐禪，不作數的，姑妄聽之，聊作佐茶的「茶食」，捨此，茶味就寡淡不少。所以茶客們把嘈雜的茶館喻為「百鳥園」，「百鳥」亂鳴，聽着有趣哩。有的茶館有點心供應，最合宜的是生煎饅頭蟹殼黃，脆香鮮，正好填了被茶水沖淡的口腹；也有叫外賣的，是麵呀餛飩呀之類，那些店就鄰着茶館，隨叫隨到，麵健湯鮮澆頭俏，餛飩隻隻囫圇，真配胃口。有的茶客早茶後索性連着午餐，午餐後連帶進混堂沐把浴，睡個午覺，而後再進書場聽檔評彈，聽評彈時又有茶水和茶食侍候，不啻神仙過的日子哦。至於茶館臨水而築為的取水方便，一是那時的河水沒有污染，一清早由挑夫挑入水缸，投明礬一打，水就清冽；講究者，會請撐水佬撐着專用的小船去城鎮外的大河大湖用船舀水進艙，迤邐回來裝入水缸烹茶。烹茶水的質量直接關係着茶館生意的好壞呢。

水鄉的茶館也是調解民事糾紛的最佳場所，所謂的「吃講茶」即是其例。結下樑子的雙方感到非調停不可了，就由中間調停人相約「吃講茶」，矛盾雙方和中間調停人一起進茶館喝茶。「吃講茶」的儀式和過程是這樣：叫兩壺茶，開始兩把茶壺「屁股」對「屁股」(把子對把子)，壺嘴分開，表示互不相讓、涇渭分明，經過調停，雙方都作了讓步，表示願意冰釋前嫌、重歸於好，調停人鄭重將兩把茶壺的方向調整到壺嘴對壺嘴「親吻」狀，矛盾雙方遂握手言和。我曾經見到過這樣的場面，對從前「吃講茶」 印象深刻，可惜現在這種自行解決民事糾葛的好形式已經絕跡。

從前水鄉的茶館是鮮見女人蹤跡的，特別是鄉鎮的茶館，女人腳趾頭也蹴不得，可見鄉下女人地位之低下。但就是江南水鄉的農村，女人也有喫茶的集會，叫做「阿婆茶」，顧名思義就是老年婦女的茶集。吃「阿婆茶」不進茶館，而選擇鄉下的某農家，或者輪流作東。作東「阿婆茶」的農家會專門生起一隻小風爐用來燒水，客堂的八仙桌上放着幾盆茶食，是就地取材的醃雪裡蕻、醃菜花、醃蘿蔔乾、茴香豆、鹽煮豆……茶具就是鄉下的飯碗。

老婦們圍着八仙桌團團而坐，撕吃着鹹菜、嚼着鹽豆，咕咕地喝茶，鹹菜和鹽豆正需茶水來沖淡。爐子上的水絲絲鳴着，茶桌上老婦們的話呱呱響着，說些農桑畜禽、家長裡短，說些男女風月、神鬼迷信，說着說着就把主題集中到了婆媳關係上，無不數落起自家媳婦的不是，一人訴苦，眾人附和，「阿婆茶」差不多變成了詬詈媳婦的訴苦會。因此，從前的「阿婆茶」沿襲至今而不衰，成為鄉下婦女渲洩心頭鬱結的一個窗口。筆者有幸在古鎮周莊和錦溪的鄉下，出席和感受過這樣的「阿婆茶」。